七修類稿/卷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二 ◄

七修類稿
卷四十三

► 卷四十四

惡蟲有數

天順間，征士吳與弼到京，英宗退文華殿召對，問其大略，吳默然無應，惟曰：「容臣上疏。」眾方駭異，上不悅，駕起。吳出至左順門，除帽視之，有蠍在頂，已　　，螫皮肉紅腫矣。人方知其適不能答者，忍痛故也。宋淳熙間，史寺丞輪對讀之職，適言其高宗某事，史忽淚下；玉音問故，對曰：「因思感先帝舊恩耳。」孝宗亦淚下。明日，禦批史為侍郎。不知當時乃為蜈蚣齧頂，不能忍疼淚也。嗚呼！均為惡蟲齧頂，敬君者不諧，而欺群者蒙恩，豈非數也哉。

鐵鑄老人

正德間，予同崇德一鄉老遊山，至林隱寺憩之，見荒地數頃。土人曰：「此欲送人召糧者。」問其地畝糧數之詳，老人默然，半晌，語予曰：「還鄉當載米幾何，農夫幾人，鐵器十具，來開此荒地，幾年可富也。」其心甚勢。予曰：「鐵還再得一百斤生者。」老人曰：「何用？」予曰：「此鑄你不死。」老人默然。

物隨氣以變化

萬物隨天地之氣以生殺，變化之道寓焉。若春夏之氣飛揚也，故青蟲化蝴蝶，水蟲化蜻蜓；秋冬之氣降潛也，故雀入大水為蛤，雉入大水為蜃。舉此，則凡物可知，故人欲順

天地之氣以養焉。

物理不可曉

楊梅核咬碎，必是八塊，百數中偶有一二不同。夏月蚊蟲，有同里之處，彼無而此有；有一家之屋，左有而右無。栗子以毛臍於眉上一抹過，下火煨，決不爆。蠟燭散心時，以線緊縛於下段後，即不散也。鷺與班鳩亦堪養馴，但遇白露必然飛去。蚺蛇之膽隨日而轉，故上旬近頭，中旬在心，下旬近尾。熊之膽四時而轉，春在首，夏在腹，秋在左足，冬在右足。諸物之膽附肝，獨想二物可異也。《埤雅》等書不言所以，豈聖人不欲示人哉？不可理推，深求之鑿也。

狗寶馬黑

今藥店醫人，俱知牛黃、羊哀、狗寶三種之藥。羊哀謂治翻胃，而牛黃、狗寶治驚癇也。然牛黃常用易識；羊哀形如濕茅紙，時亦用之；狗寶不特未用，見者亦罕。餘友人親得之，乃生於狗胞中，其形質如鵝卵石，而色至白，碎之，內有文理數十層。考之《本草》未收，不知何所用，而何人傳也。又見《越巽集》中云：馬有馬黑在腎。此尤不特罕見，亦罕聞者，又不知何用。

三楊

永樂、宣德間，楊榮、楊溥、楊士奇，皆秉機軸，皆有文學政事之名，同在閣中，則參謁者難於稱姓也。故以東西南位別之。蓋士奇江西人，故曰西楊；溥荊州人，荊古南鄭也，故曰南楊；榮固閩人，住京師之東，故曰東楊。稱本朝名臣，至今曰三楊。問其東西南之屬。不知也。東楊正統五年死，西楊八年，南楊十一年。

麒麟

永樂十二年，榜葛剌國獻一麒麟；明年秋，麻林國又獻。成化七年，常德沅江縣產一麟，形略如鹿，蹄及尾皆牛，身有麟而額有角，人以為怪，擊死，郡守知而取臘藏之庫，今惟空皮，鱗亦落矣。嘉靖六年四月，舞陽產一麒麟，口吐火而聲如雷，惜野人不知，亦擊之死，但雙角馬蹄，後抬於省城，人人知也。是知麟亦常有，但人不識，多致死耳，聞皆牛生也。

蚊螢

滁有魏生，乘馬山行，漸入於夜，隱隱見前途一物如金鏡。奕奕有光，殆迫馬首，由由然未去也，意以為崇，不得已，舉鞭擊之，應手墜地，視之，乃一大螢耳。又金文靖公《北征錄》中，紀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。予以螢光如鏡，形雖大，未為害也；蚊若蜻蜓，可被其咂乎？

蔣輗棗

仙家多言棗事，故尹喜與老子西遊，食王母玉文之棗；李少君對帝云：「臣遊海上，食安期之棗，大如瓜。」意皆誕言也。然正德間，崇德民人蔣輗，素事鍾、呂，好植果木。一旦晚，有老人過門曰：「我有棗枝可種也。」蔣受而植之，逾時為童木矣，明年即生佳棗，形色氣味，浙地無可與比者，肉且離核，墜地即碎，至今存焉。人亦以為仙種也。

聽非耳

嘗讀《埤雅》等書，牛有耳而聽從鼻，龍無耳以角為聽。蓋牛耳無竅，而龍既無耳，此必然也。《草木子》又曰：龜雖有鼻而息以耳。此古人未言。

饅頭青白團

蠻地以人頭祭神，諸葛之征孟獲，命以麵包肉為人頭以祭，謂之蠻頭。今訛而為饅頭也。古人寒食采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，資陽氣也。今變而為青白團子，乃此義耳。

肅潛忠誠愛才

於肅潛公之子冕嘗曰：「吾父當國時，徐武公有貞極其承敬，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。」北京一日缺祭酒，景皇帝問曰：「誰可？」父薦有貞，上曰：「此人若做，壞盡天下人才。」又曰：「汝亦有是言耶？」公汗流浹背，神不寧者數日。吾友沈知府南金嘗曰：「吾伯在京時，每勸公安逸。公曰：『嘗疏請骸骨，奈不放何？祇是一腔血報朝廷耳。』」又見《水東日記》云：「公臥室獨懸文山先生一像，自讚於上。」觀此，則公素心忠誠何如，愛才何如，徐之報也何如。

和靖詩刻

世重宋板詩文，以其字不差謬，今刻不特謬，而且遺落多矣。予因林和靖詩而歎之，舊名止曰《漫稿》，上下兩卷，今分為四卷，舊題如《送範寺丞仲淹》，今改為《送范仲淹寺丞》者最多，已非古人之意矣。今拾遺《和運使陳學士遊靈隱》等古詩四章，宋刻首篇者也。今見律絕多，而遂以此為拾遺可乎？《梅都官序》文乃書名於先，故後年月之下，有一也字，乃文章也；今皆削之，而以年月贅其名，且序中易去幾字，是可為都官之文乎？至如《東坡之跋》：「詩如東野不言寒，書似西台差少骨」，蓋西台乃南唐李建中，今因不知李而改為西施，謬解遠矣，又非可慚笑者乎？摘句五言者有十三聯，七言有十七聯，今皆無之，則梅序謂百無一二，今尤寡矣。嗚呼！一書如此，他書可知，寧不尚古。

賣題有數

成化辛丑科，閣老山東劉珝，西席乃餘姚王珣也。一日，使其子送柬於王，曰：「三宗七製十一事，亦可出乎？」王答曰：「但刻本常有之。」他日，西席鄉里王華來訪，見案間此柬，意或為殿試之舉乎？回即操筆。過日，果問此也，遂為首選，不知劉為西席，故先賣之，豈意為他人所得？籲，觀此，則東坡之與李方叔，正為切對，豈非其數耶。

忠靖二事

本朝尚書夏公元吉，湖廣湘陰人也，曆仕四朝，秩列六卿，功業不可枚舉，具載於國史矣。特述其人不可及者二事，以見其有休休之度焉。永樂間，治水蘇鬆，延儒講求水利，有葉宗行者與焉，見公治水，久未成功，潛奏於朝，有旨令公覆奏。公大驚，即日邀宗行親迎階下曰：「誠如先生之言，受益多也。」未幾，薦葉於朝，宗行得授錢塘知縣。公後奏績之日曰：「是葉促成也。」又後雷震奉天殿，言者多雲改都之故，而主事蕭儀言尤峻，被誅。後科道連名俱言，上曰：「遷都時朕與大臣議久方行，彼時何不言也？」科道因並劾大臣阿諛。太宗震怒，命言官與大臣午門辯對，彼此紛然強質，甚之惡罵。公獨奏曰：「御史言官，給事中朝廷耳目，況應詔求言，實臣等罪也。」傳命再問如何？公對如前。然後上命各回衙辦事。時議非公言，則又有蕭儀之誅，大壞朝廷之法矣。

右二事皆公碑誌所無，予特補之。聞公純粹天成，寬而有制，成人才，厚風俗多矣。故

楊文定序其文集曰：「議大政。務從寬大處，僚屬取長略短。」楊文貞作神道碑曰：「卒之日，自朝臣以至走卒，莫不流涕」云。

鱷魚

正德間，蘇州白蓮橋漁人網得一物，黿頭鼉尾，四足如鴨，狀類小犬，眼甚赤，鱗甲悉具，時以為怪而放去，蘇人皆不識。都公紀之《譚纂》。予意小鱷也。蓋韓祠有陳堯佐所圖鱷形，但足不同，圖或後世翻刻有差。況《真臘風土記》亦云：「鱷類龍無角。」蓋龍亦似犬也。鱷則《埤雅》、《本草》所未載，因具述於右。

金魚

金魚不載於諸書，《鼠璞》以為惟六和塔寺池有之。故蘇子美《六和塔》詩云：「沿橋待金鯽，竟日獨遲留。」東坡亦曰：「我識南屏金鯽魚，南渡後則眾盛也。」據此，始於宋，生於杭，今南北二京內臣有畜者，又異於杭，其紅真如血色，然味比之鮒、鯽也遠不及。杭又有金鯉，亦佳。二魚雖有種生，或曰食市中汙渠小紅蟲，則鮒之黑者變為金色矣。《桯史》又曰：「中都有豢魚者，能變魚色為金色，問其故，不肯言。」然予甥家一沼，素無其種，偶爾一日，滿沼皆金鯽。此又不知何故，恐前二說非也。

褶作畫圖

《輟耕錄》云：「唐、宋書畫，引首、拂首，皆錦為標，如克絲作等物也。軸頭則用白玉碾花。」未聞攢羅綺以為人物，惟《畫譜》有褶作，而《繪事指蒙》有帖名，未之見也。昨見《楊妃上馬圖》袖軸一卷，真宋奇物，絹素可四尺長，上繪荷池、樹石、珊瑚、寶貝，下方則欄杆、輦道，前露半陛，後露半台，界畫描染五彩妝金，已工致而絢爛奪目矣；復具二馬一十六人，首乃明皇鞍轡，俟妃執傘引導者三勇士，執族節者二人，傳宣躬謁者二人，似中官也；控禦擁妃上馬者四人，隨行而挾枕被者三人，乃宮女也。衣裳冠履，環佩帶服，皆色錦粘褶，銷以金絲細花，粉麵眉目。宛如生人，而且帝極貴態，妃盡麗容，服役者瞻顧承應之勢，神氣飛動，非筆意可到也。至於二馬一青一白，不知何毛粘成，緩行躍勢，真鬼工也。惜歲久磨損，似後人少加補綴耳，紙尾有進士區德元歌行一篇。歌曰：「溫泉試浴春風麵，承恩乍出昭陽殿；侍兒控引紫絲韁，扶近金鞍體猶倦。三郎控轡不敢馳，玉環欲上應遲遲；凝眸回首碎心曲，恨不比翼相追隨。太常蹈舞催政急，輦路花香仙仗集；鳳靴蹴鐙髻雲鬆，錦袖弓彎馬仍立。此時擬向何處遊？意

欲並轡相綢繆；沉香牡丹開正好，梨園子弟多風流。撾鍾擊鼓動絲竹，緩舞霓裳羽衣曲；千妖百媚翠華低，心醉情濃看不足。曲江篋羽雄狐妖，漁陽鐵騎繃兒驕；六龍奔幸千乘竄，峨嵋蜀道何岩嶢。嵬坡一曲芳塵腐，不如華萼樓前路，半鉤羅襪紫香囊，隻直行人百錢顧。畫圖顏色如當年，令人展玩心茫然；當熊辭輦太賢淑，至今青史遺芳傳。」

水晶

《格古要論》及劉貢父俱云：多年老冰為水晶。然日本國有青水晶、紅水晶。《寶貨辨疑》又載烏水晶，則非冰也明矣。《鐵圍山叢談》載：政和間，伊陽太和山崩，崩出水晶，以木匣貯進數百匣。據此，自是石中所產。

萬綠枝頭紅一點

嘗聞英廟召取天下畫工至京，試以「萬綠枝頭紅一點，動人春色不須多」之題。諸人皆於花卉上妝點；獨吾杭戴進畫茂鬆頂立一仙鶴；一人畫芭蕉下立一美婦，於唇上有一點紅也。朝廷竟取畫美婦之工，時以戴進不遇為命。竊意當時必以戴畫妙則妙矣，然少春色之意。古人以花比美人，一點之紅初切於題而脫出題情，尤見良工心獨苦也，且於動人處尤易是。又云宋徽宗時畫工戰德淳事，又題「蝴蝶夢中家萬里」，德淳畫蘇武牧羊臥草蝶中，似後為〈（下文原缺）〉

物交之異

鶴以聲交，鷺以目交，鵁鶄睛交，鴝鵒足交，螣蛇聽交，野鵲傳枝，老鴉過氣，鸛鳥接影，孔雀亦接影，鴛鴦交頸；蝴蝶、絡緯、蟋蟀，皆以須為鼻，交亦在須也；龍鴿莎雞、皆雄鳴上風，雌鳴下風，自然成孕也；又雀交不一，雉交不再，皆理之異耳。凡鳥皆雄求於雌，惟雀與鶉、鴛鴦，則雌求雄也。

廷珪墨

李廷珪之墨，形製不一，有圓餅龍蟠而劍脊者，有四渾厚長，劍脊而兩頭尖者，又有如彈丸而龍蟠者，皆用金泥，但傳久模糊，或貰而無者矣。原墨一料，用珍珠三兩，玉屑一兩，搗萬杵而成，故久而剛堅不壞，用必先以水浸磨處，否則必損硯也。

虎

唐裴旻終日射虎，後見小虎，則馬辟易而弓失俱墜。老人曰：「君前所射者，彪也。」周永昌中，涪州多虎，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，錄奏曰：「檢《瑞應圖》，乃酋耳也。」據是，則世間所見者皆彪；大於彪者為酋耳，小於彪者方為虎也。此則《埤》、《爾雅》諸書所不載。

鹿猿

予嘗見友人家畜小鹿一雙，雌者終身花黃；雄至四年，則前半身已玄，後截尚少花也，再十數年，全身亦玄矣。又遇南都管陵指揮云：洪武間，銀牌之鹿止一二，而身則純白矣。據是，書曰百年為玄，五百年為白，非也。又吾友王濟為橫州判官時，朝命取猿，因知猿無通臂者，小皆黑色，而雄久則變蒼，勢與囊皆潰而為雌矣，遂與黑者交焉。此又簡冊所不載。

芝名

偶讀雜書，得芝數本，《群玉》、《本草》所無也。記之於稿：水芝，玉芝，夜光芝，肉芝，螢火芝，五芝、神芝，如靈芝名三秀草也。

自然天成

魚無耳而能聽，蟬無口而能鳴，蛇無足而能行，蚓無筋而能縮，兔絲無根而活，皆自然天成也。

六祖

六祖姓盧，名慧能，新州人也。唐貞觀戊戌生，三歲聞誦《金剛經》，即能尋師，二十四歲傳五祖衣缽，三十九祝髮，七十六而終。初至池州，受五祖道，再至廣州法性寺，繼至韶州曹溪寶林寺，末歸新州國恩寺，開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沒。存日神通廣大，莫能悉述；死時廣、韶、新三州之官僚門徒，爭迎真身，眾莫決也。焚香禱曰：「香指處，師所歸焉。」因香指曹溪，遷龕並衣缽建塔事之，白光衝天三日。五代劉鋹迎衣缽至廣，夫人觸之，缽墮地，修補不得，舍田數十頃贖罪。黃巢至曹溪，雲霧晝晦，軍人失道，

致恭乞哀而去。肉身香熏如漆，以手磨鬚髮，如剃後二三日者。其衣一乃達摩所傳西域屈旬布緝綿花心織成者，其一唐玄宗所賜織成淡山水者；西天缽一，非銅鐵木石；西天履一，非革非木，不知何物也；貝葉經十七葉，字處如刀削。至元丙子，為元兵刦脅折指，以驗真否。正德間，提學副使衛有道，以衣缽等物惑世，焚之。生能降龍，死能伏亂，而反不能護保己身，救解衣缽，豈非其數乎？

五色鹽

郭璞《鹽賦》曰：「爛然若霞，紅鹽也。」李白、東坡之詩稱水晶鹽。今環、慶之墟，鹽池所產如骰子塊，瑩然明徹，非水晶雲乎？蔡邕又曰：「江南有勝雪白鹽。」今浙中白鹽是也。藥中取用青鹽。《續漢書》云：「天竺國產黑鹽、黃鹽。」道書又有紫鹽，謂戎鹽也。今甘肅、寧夏有青、黃、紅三種生池中。可見書不誣也，非五色鹽乎」

六和塔

錢塘六和塔，在龍山江滸，建自宋開寶三年，高九級，五十餘丈，闊數十圍，蓋以鎮江潮也，後為方臘焚毀。紹興二十二年，僧智雲重造七層，高大雖減於前，亦兩浙之塔無出其右者。故李文清詩云：「經行塔下幾春秋，每歎無緣到上頭；今日登臨方覺險，不如歸去臥林丘。」孫縉詩云：「闌檻倚雲漢，身疑出上方；乾伸一指顧，吳越兩銷亡。」白廷玉詩云：「開殿生妙香，金碧森貝筵；應真儼若生，倒飛青金蓮。」今皆不存矣，想至元復遭兵火。故今光磚巍然，四圍損敗，中木燋痕尚存，惟內可盤旋而上也；然在下望者，精神亦為之恍惚。塔內四壁俱鑿佛像，有石刻吳道子觀音佑聖之像，《金剛經》三十二分，乃北宋富弼、賈昌朝等各書一分，《四十二章經》乃南宋湯思退、虞允文等各書一章，宋名卿筆跡可半矣，亦奇物也。且聖帝不特筆妙，神靈處屢顯於達官，不能盡述。惜離城二十餘里，又在山巔，惟舟車過往，勢難觀覽，知其悉者亦寡矣。

姚廣孝

僧姚廣孝，蘇之相城人也。家世醫業，與同邑王光庵賓世交，蓋王亦醫家也，年長於姚，學博行商，太祖嘗召官，不拜。姚素敬之。姚幼名天禧，雖家居習醫，私師相城道士席應珍。席乃通儒，而多異術；姚質敏，盡得其傳。嘗白父曰：「某不樂醫，願仕以顯父母。」父不從。一日入城，見僧官騶從之盛，歎曰：「僧亦富貴如此耶！」決欲出家，遂入裏之妙智庵，改名道衍，遊學湖海，刻意為詩文。洪武四年詔取高僧，至則以病回。

八年詔通儒，姚以僧試禮部，中，不願仕，賜僧服還。十五年，孝慈皇后喪，親王各奏乞僧修齋，於是左善世宗泐、季潭舉之，遂見知成祖於潛邸。自是日親，後相之，靖難謀成，賜今名，封太子少師，不拜，惟章服受之，仍為僧，居慶壽寺。故今聞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之像於寺。後命賑饑蘇鬆，三謁王賓不見，特屏騎突往，賓見之，一言不發，但曰：「和尚誤矣！誤矣！」姚慚而退。臨終，上來顧之，以手加額曰：「季潭在獄已久，願赦之。」朝命中使即出之，拜姚床下曰：「師不負某，而某得餘生也。」時幾八十矣。有義子名繼，成祖念其功，官為尚寶少卿。公所著詩文，多不留稿，有《道餘錄》，專攻程、朱者。其友張洪嘗云：「少卿於我至厚，今無以報，但見《道餘錄》即焚之，不使人惡之也。」故今亦不存，止有《逃虛子》一集行世，諡恭靖，配享成祖，國史諒有傳，予特紀其所知雲。

杭宋像

嶽武穆王像在王墳之裔處，宋理宗並閻妃像在集慶寺，楊和王像在民人楊悅家，富鄭公像在公裔富炳家，胡康侯像在公裔生員胡萬言家，俱以副本；而和王者，真舊物也。二後像見前，不贅。

牡丹難大

牡丹盛於唐，次及於宋。歐陽公作記曰：大樹者極少。蓋花乃草本，而又難養故耳。聞惟唐馬嵬驛者尚存，正德間，為魏國公移置假山前，與樓相等，後因朝禁假山，拆謝死之。又池州銅陵縣民人盛元之家，有可係馬者，其屋亦尚宋造，惜予至其地，不及一觀。

大聖墓

曲阜縣孔林，聖墓所也，周十里，無禽鳥、蛇鼠、荊棘。予舊聞未信，友人林介山宦遊斯地，問之果然。予證以《檀弓》，人之葬聖人也，何擇地之精如此？林曰：「聖人固他人之葬，而伯魚則夫子葬之也。」予謂若是，則聖人精於術者哉！以為葬聖人而後異，則聞周公之廟地亦相近，十里之中，又何禽鳥之多哉？兩人相對默然。